

20

踏万里 拳魂终归故土  
越千年 海市或可重睹

20

教堂里响起枪声



○徐晓帆著 绘图玉明

## 南无拳传奇

且说2009年春节大年初七，翟应征率老城区有关局长、镇长一行直飞海口。家乡人见面没啥客套，他们一开口就开诚布公地说：“成庄呀，啥时候回洛阳，你把南无拳带回来吧！”

刘成庄道：“是啊，我盼望着家乡搞开发呢！若不开发，别人就要行动了。”

郭玉瑞听刘成庄话里有话，便让他说怎么行动。刘成庄谈到西安的开发方案，又谈到海南、广西、台湾也着手开发，都欲请他去主持。

翟应征拍拍刘成庄的肩膀：“咱们根在河洛，还是要先把洛阳的事情办好。”郭玉瑞更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成庄呀，你不把这套拳带回洛阳，我不准你回家祭祖坟！”

翟应征又向刘成庄介绍了洛阳上清宫的开发规划，最终目标也是创建中国道教文化产业园区。刘成庄听得心潮澎湃，当即表示：“天涯游子，根在河洛，我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。”没过多久，刘成庄便推掉了与西安的合作。

中国道教文化产业园的创建方案涉及方方面面，难以确定。南无拳项目的开发却稳步推进，顺水顺风。在老城区的大力支持下，南无拳先后申报洛阳市、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都被顺利批准。下一步，南无拳将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2009年以来，刘成庄回老家次数多了。他要口头传身授南无拳，让南无拳造福故里。洛阳市成立了南无拳文化研究会，有数百人练拳。每逢全民健身日等活动，练拳人便应邀参加表演，他们动作整齐划一，展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刘成庄还报请有关部门批准，在南无拳组织建立党支部。他说：“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练南无拳不能走歪门邪道。我的理想是：一套南无拳，健康中国人！”

2011年夏，刘成庄在海南执行任务时导致骨伤，到洛阳正骨医院治疗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这次回家时间较长。他抓紧这一时机，不顾伤痛，一瘸一拐地指导学员练拳，多次找到当地村委、镇政府，为乡亲们练拳开辟场地、添置设施，还忙着接待外地来洛学拳者。

广西百色有位母亲叫王志文，她的儿子今年30岁了，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王妈妈带着儿子先飞海南，又找到洛阳，刘成庄教她娘俩练拳，又引导她儿子消除孤僻，儿子精神大振，有了力量。

台湾有位社会名流叫黄振雄，是宋楚瑜的幕僚，十分聪明，光头。他3次来洛阳找刘成庄学拳，后长出头发，以至于与护照照片不符，过境时难以通过。他这次来洛专程答谢刘成庄，拜谒上清宫。

洛阳上清宫现辟为森林公园，郁郁葱葱，风光如画。据载，唐龙朔二年（662年），高宗敕建上清宫，建成之日，邙山之巅忽现海市蜃楼，中有太上老君骑青牛圣容，百官具表称贺，帝大悦。

如今太平盛世，应是上清宫重建之时，若以上清宫为骨架、以南无拳为魂魄构建中国道教文化产业园区，那么，道教文化一脉传承，道家南无拳一脉相承，洛阳北邙山必将再现奇观，功莫大焉！（完）

（本文史实部分参考了赵荣瑜《洛阳上清宫》和刘福兴《河洛宗教史迹》等书籍，特此鸣谢。作者）

## 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 
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  
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



○严歌苓著

## 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陈乔治从厨房后面出来，刚接近英格曼神甫就被一个日本兵擒住。

“他是教堂的厨子！”法比说。

少佐问埋尸队队员：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埋尸队队员似乎在辨认他，然后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英格曼从松动的牙齿中吐出一句话：“他是我7年前收养的弃儿。”

少佐问埋尸队队员：“这几个人里面，还有谁是中国军人？”

埋尸队队员从一个日本兵手里拿过手电筒，挨个照着。

“我收留的都是普通老百姓，是本教堂的教徒。”英格曼神甫说。

埋尸队队员的手电筒此刻对准李全有的脸道：“我认出来了，他是的。”

戴涛说：“你不是认出我了吗？怎么又成他了？”

法比说：“你就在这里瞎指！你根本不认识他们！”

少佐脱下白手套，用食指尖在陈乔治额上轻轻摸一圈，他是想摸出常年戴军帽留下的浅槽。但陈乔治误会他是在挑最好的位置砍他的脑瓜，他本能地往后一缩，少佐“刷”地抽出军刀，陈乔治双手抱住脑袋就跑。枪声响了，他应声倒下。

戴少校说：“你们打死的是无辜者！我是中国军人，你们把我带走吧！”

少佐仔细地打量了戴涛一眼，他觉得这个中国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好军人的气质。

少佐转向英格曼神甫，通过翻译把他的得意翻译过去：“神甫，美国的中立地带不再中立了吧？你还否认窝藏日军的敌人吗？”

戴涛说：“我是擅自翻墙进来的，与神甫无关。”

少佐打了一个手势，叫士兵把活着的三个中国男人都带走。

法比说：“你们说只带走两个人，可你们已经打死我们一个雇员了！”

少佐说：“如果我们发现抓错了，会再给你们送回来。”

英格曼神甫赶到少佐面前：“我再警告你一次，这是教堂，你在这里开枪杀人，想过后果没有？”

戴少校说：“神甫，对不起，我擅自闯入这里，惊扰了您。”他举起右手，行了个军礼。

戴涛的声音在赵玉墨听来好美，眼看着他将被拉走，她想起前天晚上他告诉她，他早就该离开教堂了，之所以推延行程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偷偷寻找自己的武器。说着，他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她明白，他约她出去。

他们先后从地下仓库上到钟楼。

钟楼上的风更冷，但是自由的风。戴涛拿出一个袖珍望远镜，先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递给她，她在月光里能隐约看到街道，远处不断响起枪声。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戴涛问她在想什么。她在想，该不该问他，家在哪里，有孩子吗？但她意识到这是打算长期相处的人展开的提问，假如他问她这类话，她都懒得回答。所以她说：“我在想啊……想香烟。”

戴涛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正好，我也想抽烟。”

两人会心地对视一下，把视线转向废城的大街小巷。

戴涛长叹一口气：“这也是缘分。不然我这么个小小团副，怎么约得动你玉墨小姐。”

“你没约过我，怎么知道约不动？”

月光下，她看着他。她知道，赵玉墨这一看是要倾国倾城的。

他管得了一个团的官兵，但现在自己的心比一个团还难管。

“那好，我以后约你出去吃饭、跳舞。”他努力管着自己的心说。

她慢慢地说道：“你要说话不算话，不来约我我可就要……”

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我就要去约你。”

他嘿嘿地笑起来：“女人约男人？”

“我这辈子第一次约男人，所以我最好当心点儿。”她伸出手轻轻一挥。

“那我也记住了。”

“记住什么了？讲一遍我听听。”

“记住南京的美人儿玉墨要约我，就为这个，我也不能死。”他笑道。

他们从钟楼上下来后，在环廊上分手。他说要去找法比，她问他那么晚去找法比做什么，他诡秘地冲她笑笑。

玉墨此刻想到的就是戴涛最后的笑脸。

